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宋代佛教史

(下册)



闫孟祥

著

人民出版社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第三辑



宋代佛教史



闫孟祥

著

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

《宋代佛教史》，项目批准号：05JJD770025

本书由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与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系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宋代地方政治与社会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第七章 宋代唯识宗

第一节 宋代唯识宗概况

一、唯识宗理论概说

唯识宗亦称法相宗、慈恩宗，是中国佛教中的一个大乘宗派，大乘唯识诸经论是其思想基础，主张万法唯识，故名。唯识宗由唐代玄奘和其弟子窥基创立，他们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大慈恩寺，故称慈恩宗。此宗奉持经典有“一本十支”之说，一本是《瑜伽师地论》，十支是《百法明门论》、《五蕴论》、《显扬圣教论》、《摄大乘论》、《杂集论》、《辩中边论》、《二十唯识论》、《三十唯识论》、《大乘庄严经论》、《分别瑜伽论》。这些经论所承续的法脉是自无著、世亲等一脉传下的瑜伽一系学说。

唯识宗最具有特色的思想，是三性八识之说。三性是圆成实性、依他起性、遍计执性。《成唯识论》对圆成实性的定义是：“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名圆成实。显此遍常，体非虚谬。”依他起性是：“众缘所生心、心所体，及相、见分，有漏无漏，皆依他起，依他众缘而得起故。”遍计执性是：“周遍计遍，故名遍计，品类众多，说为彼彼。谓能遍计，虚妄分别，即由彼彼虚妄分别，遍计种种所遍计物，谓所妄执蕴、处、界等，若我若法，自性差别。此所妄执自性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①对

^① 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二。

此,可以作如下理解:依他起性和遍计执性是性中的两个层次。真如实性能依他起是为依他起性;依他起后遍计分别,是为遍计执性。三性的说法解释了生心的根源,实际也是事物生起的根源。八识是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以及眼、耳、鼻、舌、身识。识的定义是“了别”,即分别。有分别当然有境相,“或复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之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同上)其中阿赖耶识被称为根本识,是从无到有的开始。有初识,随生第二识,认初识为真实,此第二识称末那识。既已成相,便有识体,识体对境相又必有感知,表现为眼、耳、鼻、舌、身、意。三性是八识的根源,有性必然有性落实的识。即:三性是三种本能,既有依他、遍计本能,就有进一步所生执持,最初的执持即阿赖耶识。唯识诸论中阿赖耶识内涵复杂,不必一一辨别,据《唯识论》卷二,其有能藏、所藏、执藏三层内涵。因阿赖耶识是万有之根,所以,一切现实世界,都是建立在阿赖耶识之上。与《易经》所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切万有建立在两仪之上含义相近。一切万有世间变化都在此阿赖耶识含藏,是为能藏、所藏;所藏蕴万法种子又被第六识执着,而成为想象世界,是为执藏。也可以说:人的行为所作影响阿赖耶识,犹如潜伏的种子,成为下一世的境界,由于一切境界都由识所变,因此,阿赖耶识与余七识互缘互生。“阿赖耶识与诸转识,于一切时辗转相生互为因果。”^①这样,事物的生起是自性自识,自识即是执着。

与龙树空宗相比,唯识宗对事物升起的道理有了容易理解的解释。因此,唯识宗学说实际是发展了大乘佛教,使大乘佛教义理更加圆成。有人以为,龙树空宗讲空,无著有宗万法唯识是讲一切皆空,但识是有。这是对唯识道理的误解,《成唯识论》言:“诸心心所依他起故,亦如幻事,非真实有。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说唯有识。若执唯识真实有者,如执外境亦是法执。”^②唯识宗学说不仅与空宗无矛盾,反而是彼此助成。

理论圆成,是佛教修行观想落实在自心的基础。玄奘等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唯识为中心的系列观法,从而形成唯识宗派。其中典型的观法是由窥基整理而成的“五重观”(又称五重唯识观),具体是:“(一)遣虚存实识。遣,即遮遣,意为否定。在三性中,遍计所执为虚妄,体用皆无,故舍遣之;以依他、圆成为诸法之体相

① 玄奘译:《成唯识论》卷二。

② 同上。

与实性,以其为真实,故存留之,并观此二性乃唯识之所现,此为第一重唯识观。(二)舍滥留纯识,在第一重观之时,依他之事与圆成之理虽不离识,但内识中仍有客观之境界(相分)与主观之心(见分、自证分),心唯内有,境亦通外,为恐相分之内境与心外之境混淆,无法得到正观,故须舍境留心,此为第二重唯识观。(三)摄末归本识,在第二重观之时,虽已舍离心境相对之滥境,然所留之心法仍有识自体(自证分)之本与作用之末(见相二分)的分别,因末离本则不存在,故摄末归于本,此为第三重唯识观。(四)隐劣显胜识,心王和心所之自体,虽同样变现见相二分为能缘、所缘,然心所仅为心王之伴属,作用较劣,故须隐蔽较劣之心所而彰显较胜之心王。此为第四重唯识观。(五)遣相证性识,第四重时,虽已显存心王,但心王有事、理之别(事为相用之依他起性,理为性体之圆成实性),故须遣依他之相用,证圆成之实性。”^①通过观法,次第把大乘佛教中道实相落实在自心中,达到解脱乃至成佛的目的。因开释了万法唯识思想,而且理论圆成,对于无我空观的实现,极为有利。

显然,唯识宗最有影响的是其理论。理论圆满,本身是最根本的“观”。因唯识宗圆满了佛教的理论,因此唐代以后,渐渐演变为以三性八识理论为中心的唯识学。不少研究者认为,宋代是唯识学突出发展的时期。

二、宋代唯识宗概况

与宋代佛教重视体验有关,与禅、净、天台相比,唯识宗影响相对较小,呈现化入其他宗派的趋势。宋代唯识宗传承不明,记载甚少,所以研究者大多强调宋代唯识为“唯识学”,而唯识宗介绍不多。据考察,宋代唯识宗仍然存在,只是因记载缺乏,难知其内部具体传承、修法。就地域而论,宋代唯识宗影响主要在北方,如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地唯识宗派有相当流传,但南方如两浙等,亦有唯识宗派的流传。承继前代,宋代佛教在各地有不少讲肆、讲席,唯识思想以其理论解释清晰易懂,在其中占有相当地位,如成都讲席,唯识就占有一定地位。

北宋初唯识僧人,《宋高僧传》记载了继伦、傅章、普胜等。

释继伦(920~969),出自并州崇福寺佛山院,据记:

释继伦,姓曹氏,晋阳人也。弱齿而壮其志,勇其心,决求出家。本师

^① 《佛光大辞典》“五重唯识观”条。

授《法华经》，日念三纸，时惊宿习。慧察过人，登戒之后至年二十一，学通《法华经》，义理幽赜。《唯识》、《因明》二论一览能讲。由是著述其钞，至今河东盛行，三讲恒一百五十余徒从其道训，又撰《法华钞》三卷。其为人也慈忍成性戒范坚强，人望之而心服。以刘氏据有并汾，酷重其道，署号法宝录右街僧事。宽猛相参，无敢违拒。以伪汉己巳岁冬十月示疾，心祈口述愿生知足天，终后顶热半日方冷。则开宝二年也，享年五十。^①

释傅章(关于傅章生卒年，下文有“春秋五十五”，又有“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茶毗之法，薪尽火灭得舌且不灰，众叹戒德。门人檀信共立塔焉，则开宝五年也”的记载，考虑建塔应稍晚于茶毗，计其生卒约为917~971)，出自东京天清寺：

释傅章，俗姓彭氏，开封东明人也，厥父譔即邑甸之上农也。尘务之外正见不回，恒读佛经悬解诠旨。母邢氏尝梦入法宇手探道器，因而娠焉，与父知怀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礼本邑唯识师秘公为师。一见异之，初授《净名》、《仁王》、《法华》三经。及削发去周罗，随秘公游五台礼文殊应迹之地。其年受具。为息慈(按：息慈，沙弥的另译)日便于浚郊清朗法师座下听习《法华经》，后于睢阳道雅法师重温前业。寻学《唯识》于本师，颇揭厉于义津法水，又亲附副僧录通慧，因明且臻其极章。日诵三经兼二戒本，讲贯训徒向二十载，未尝少辍。广顺中左街僧录广智大师，荐闻于周高祖，赐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录道深，荐于太祖神德皇帝，赐师号曰义明。俄示疾而终于本院，春秋五十五，法岁三十六。未绝之前命笔作偈警世，而赠诸朋执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卜京之南原用茶毗之法，薪尽火灭得舌且不灰，众叹戒德。门人檀信共立塔焉，则开宝五年也。先是厥父恒务《法华经》，终后焚之亦舌不坏。子父同验实为罕有。相国寺清慧大师彝炳为塔铭焉。^②

释普胜(917~979)，出洛阳广爱寺：

① 《宋高僧传》卷七。

② 同上。

释普胜,姓张氏,深州陆泽人也。幼岁情爱偷薄,俄决志趋五台山华严寺,师事超化大师。或问之曰:子胡以越山逾域而求出家,彼饶阳者岂无仁祠哲匠乎?胜对曰:附神骥可以日千里矣,某知妙吉净刹感征胶戾,令我小凡速成果证,可不是乎?众聆斯说,曰:任气小儿有此高识,我曹俱弗如也。胜曰:某非衽金革死而不厌之徒也,愿入慈门而思利物耳。迨乎受具,南临潞府讲通上生经矣。闻崇法大师传《唯识论》盛化洛都,往从学焉。凡百章疏经目便识之,不几稔闲习通精贍,胜所传者。中山贞辩钞讲多误失所然,昌言曰:繁略不均解判非当,乃删多补少为四卷,行于世。太祖神德皇帝赐紫衣,师号曰“宣教”也。以太平兴国四年秋七月四日示疾,终于净土院,享寿六十三,坐四十三夏。门人等收舍利葬于龙门山宝应寺西阜,建塔旌表之。^①

赞宁是北宋初人,故《宋高僧传》所记,仅及北宋初期。由此可见,北宋初期,山西、河南都有专门唯识学传流。这些地方是唐末五代以来唯识宗的主要传播地,因此,他们传播的唯识,尤其开封的“唯识师秘公”以及所传的傅章、洛阳的崇法大师以及所传的普胜,应该是包括独特观法在内的唯识宗,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的“唯识学”。因记载缺乏,对这三个人以后的传延以及其他唯识的传播所知不多。但据记载可知,终北宋一代,乃至金及元早期,河北、河南、陕西等北方地区,都有唯识宗活动的踪迹。

日僧成寻在宋神宗时期到天台、五台山朝拜,期间在东京汴梁受接待,他就谈到有唯识宗僧人。其记曰:

三日丙午,天晴。诸大乘师当时名僧等也,以笔言问答诸宗人々也。华严宗二人,师号耆年有智人也;法相宗人々亦以高僧等也。北地无天台宗人,律宗、理性宗多々也。^②

还说:

十七日……河北定州僧重智与三藏行者来拜,唯识宗人也。^③

而北宋翻译佛经,证义僧中讲因明、百法、唯识的僧人占比较多。

① 《宋高僧传》卷七。

②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七。

③ 同上。

北宋末、南宋初年的著名临济禅师惠洪(1071~1128),也曾在开封依唯识师学《成唯识论》:

寂音(惠洪号寂音)自叙:本江西筠州新昌喻氏之子。年十四,父母并月而歿,乃依三峰懿禅师为童子,十九试经于东京天王寺得度,冒惠洪名。依宣秘大师深公,讲《成唯识论》,有声讲肆,服勤四年。辞之南归,依真净禅师于庐山归宗。^①

从这一记载可知,东京天王寺的宣秘当时是讲唯识的僧人,惠洪曾依之学唯识。引文中“有声讲肆”,应系指宣秘大师深公。据之,北宋末年,《成唯识论》在京师讲肆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是肯定的。

宋徽宗时期,因宠信道教林灵素,宋徽宗曾组织佛教、道教辩论,参加辩论的主角之一是香积寺的法道,他是以唯识为宗,据记:

宋三藏法师,名法道,旧名永道,顺昌毛氏。出家宗《唯识》、《百法》二论,又受西天总持三藏密咒轨,及传圆顿戒法于圆照师,咸得其要。政和中,赐缁衣,主左街香积院,赐号宝觉。林灵素以左道罔上,宣和初,诏改僧为道士服,冠巾天下,从之无敢后。师独毅然抗诏,黥流道州。后七年还僧。建炎三年,赐号圆通法济。绍兴间召对,上面命,欲为之去其涅迹,师曰:虽感圣恩,然先皇之墨不忍除也。上曰:这僧到老倔强。许自便。故事,道场僧左道右,崇观以来遂易旧制。师不能平,诣朝廷与道士刘若谦论辩,卒获改正。十七年秋,说偈端坐而化,茶毗舍利无数,建塔九里松。^②

《云卧纪谭》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永道法师者,出于东颖沈丘毛氏。礼顺昌府南罗汉院僧安恭为师。既而怅然曰:佛之设教,广度群品,今不扶护教门、究大乘、饶益有情,则徒为耳。遂趋上都讲席,业《唯识》、《百法》二论,获臻其奥。继主左街香积院,于天宁节恩例得宝觉大师之号。宣和元年正月诏下,改僧为德士。道偕律师悟明,华严讲师慧日,与道士林灵素抗辩邪正。诉于朝廷,忤旨流道州。二年六月,依赦量移。经由长沙,邂逅寂音尊者,以诗遗之曰:道公

① 惠洪:《石门文字禅》“序”。

② 《武林梵志》卷十一。

胆大过身躯，敢逆龙鳞上谏书。只欲袒肩担佛法，故甘引颈受诛锄。三年
 窜逐心无愧，万里归来貌不枯。他日教门纲纪者，近闻靴笏趁朝趋。寻令
 逐便。七年五月奉旨：前宝觉大师毛永道，累经赦宥，特与依旧披剃。自
 尔屡蒙恩渥。^①

从此二记载可知，永道法师“宗《唯识》、《百法》二论”，而且在当时有较高地位，与律宗的悟明、华严宗的慧日一起与林灵素辩论。同时，由此记载也可知，直到两宋之交，开封讲席，唯识仍是重要的论典。

金和元统治的早期，唯识宗记载渐多，通过一些记载，可知宋代河洛一带有唯识宗的流传。

明明河《补续高僧传》卷四载有“栖岩和尚传”，程鉅夫《雪楼集》并载有“许州大洪济寺益和尚塔铭”，以此，对栖岩和尚（1237—1309）有较多了解。其《塔铭》记：

许田栖岩和尚，其宿根慧命者耶。其在母也，母梦适野而得金印。野有人曰：亟以献佛！母留也，即望见塔庙甚盛，因怀印以往，寤而和尚生。父母异之。甫胤，俾出，依镇阳天宁肱公。父母南归，以幼复从焉。十五六，衣赭北征，学于燕中宝集寺，又学华严圆顿于真定净公，又学唯识于大梁孝严温公。岁月逾滋，心义向了，遂即温讲席而坐。每鸣鼓升堂，义锋四起，和尚惟竖十指迎。其所至，雾解冰消，莫不卷舌低眉以就听位。于是四众辐凑，闻所未闻。和尚自以教弘，遂退修面壁观于明月山。大比丘众全公辈，谓今尘刹俱空，法无所住，灯昏夜永，孰测迷津。乃共即山中请，复设席，和尚感受其言，出居许州大洪济寺。思究唯识宗旨，母张竭资以给，购疏、记三十余部，凡一千三百余卷。于是岁讲一周，声益以扬，风益以远。倾耳席下者，恒数千百人。自河以南，愿学者皆趋焉。其始至也，残屋与僧，各不四五。既而敝者新，无者有，庄严殊胜如梵天宫，金地福田，出入衍葢。居净侣指千悉得温饱，皆和尚之功，及其徒闾与灿之力也。和尚戒律精严，终身坏衣疏食，燃四指以炼心，讲唯识四十余年，凡三十余周。河洛之间设席以待者，惟恐不足以致。樵儿牧叟类皆信向之。大德中，诏住持大洪济寺，汴之王公贵人，皆崇以师友之礼。四方欲了佛义者，

① 晓莹：《云卧纪谭》卷下。

皆以和尚为归。……度腊五十有五,赐号佛性圆明普照大师。以延佑二年四月十日(1309年)示寂,岁七十有三。州别驾以下千余人送之,塔于城南八里寺。笃于接引,自海量以下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有奇亲授记度者余二十人,名具碑阴,父成姓刘氏,郑州人也。^①

据此记载,益和尚是金元之交于河洛一带弘传唯识宗的重要人物,他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文中表达得很清晰。又从该记载中可知,他的唯识传自开封孝严寺的温公。

据明河记,益和尚又有弟子慧印(1272~1338):

慧印,关西张氏子,自幼信佛乘出家。后从河东普救月公,学《圆觉》了义;又从河南白马寺大慧国师,学华严圆极之教;后学唯识论于栖岩益公。二十二受大戒。有葛氏者,设百僧会,师为第一座。……既而又从秀公,讲《四分律》;从心崖和公,学《因明》等论;又从大通验公,讲《华严疏》。于二十年间,游戏教海,无不叩之门,无不穷之理。出世独为栖岩烧香,盖以唯识为归也。后入太行山修唯心识定七年,得根尘虚静。至治二年,英宗游台,拉师与俱至南顶,命师祈嘉瑞。师即禅定,帝见白光如水,弥满空际,大士御圆相现光中,喜甚。因命太子诸贵人,从师受菩萨戒。敕赐司徒一品,师固辞乃止。至元三年示寂,阅世六十有七。^②

慧印的情况很清楚,他是修唯识宗的观法,说明其师承是唯识宗,而不是一般的唯识学。

据益和尚和慧印的记载可知,开封乃至河洛一带的唯识宗派,虽师承不明,但应该说,自北宋以来未曾间断。

四川是宋代唯识学弘传的另一个重要地区。

据记,北宋中期禾山德普禅师(1025~1091),曾以唯识论在两川号“义虎”:

吉州禾山德普禅师,生于绵州蒲氏。少尚气节,有卓识。见富乐山静禅师,合爪作礼曰:此吾师也。静与语,奇之,携归山中,阴察之,其作止类老头陀。静云:此子赋性豪纵,不授控御,而能折节。杵臼炊爨间,以事众为务,是有希有。年十八待度,受具,秀出讲席。解《唯识》、《起信》论,两

① 程鉅夫:《雪楼集》卷二十一。

② 《补续高僧传》卷四。

川无敢难诘者，号义虎。^①

以讲唯识，在两川号“义虎”，可见他在唯识学上的成就，也可见唯识在两川的地位之高。

关于北宋中期的无演大师（1029～1100）的记载，也反映了四川唯识的一些信息。据《圆明大师塔铭》记载：

大师号无演，出于天彭张氏。幼童英烈，不甘处俗，年十五弃家，事承天院宝梵大师昭符。符记之曰：此子它日法中龙象也。年二十，以诵经落发，受《首楞严经》于继舒，舒没卒业于惟凤文昭，受《圆觉经》、《肇论》于省身，受《华严》法界观，《起信论》于晓颜，受《唯识》、《百法》论于延庆。凡此诸师，皆声名籍籍，师必妙得其家风然后已。又从诸儒讲学，于书无所不观，于文无所不能。至于曲艺，学则无所不妙解。清献赵公始请师登法席，师于楞严了义指掌极谈，席下道俗如饮醇酒，无不心醉，如肉贯串，处处同其韵味。盖于此一经心融形释，出入内外篇，籍风行电击，无不如意。又尝问道于禅师惟迪惟胜，师默然心许曰：此自在吾术内矣。又作大悲观世音化相字，以崇阁极天下之哲工珍材，二十余年乃成。人以为庄严之冠，不知师之游戏也。中年喜葛洪《内篇》，延异人谪士，将以丹石伏物皆为黄金。或取其金而畔去，师不悔不怒，它日遇之，礼之如初。此可以观其德性也。宝梵既没，二亲又耄，期去世乃谋南游，曰：吾闻南方大士有若祖心，有若克文，有若善本，皆命世亚圣大人也，不可不行观道焉。元符（宋哲宗）三年五月，道出戎州始识之，卓乎伟哉，其非凡器也。是岁四月甲辰憩渝州觉林禅院，不疾而示化。僧腊五十有七。其法子曰圆、曰雨、曰观、曰灯、曰印、曰本、曰顓，以其年十月丙午，奉师遗骨藏于宝梵师塔之西。^②

据记载，无演大师主要活动于四川中南部，从延庆受学《唯识》、《百法》二论，并“妙得其家风”。他自己虽然后来倾向禅，但他说到的延庆，则是以唯识而著名的。

北宋中期的临济宗五祖法演禅师（？～1104），学法时，曾到成都学唯识，据宋

①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八十三。

② 黄庭坚：《山谷集》卷二十四。

人释庆老《补禅林僧宝传》:

禅师讳法演,绵州巴西邓氏。少落发,受具,预成都讲席,习《百法》、《唯识论》,窥其奥。置之曰:胶柱安能鼓瑟乎?即弃游方,所至无足当其意者。^①

两宋之交的文殊道禅师也曾以唯识到成都学习:

禅师讳心道,眉州丹棱徐氏子,出家,三十得度。游成都从师,受《唯识论》,研覃者十年。^②

可知,在成都一带讲席,唯识之学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上数人外,还如昭觉纯白禅师,“遍游成都讲肆,通性相宗”^③等。

据这几则记载,四川的唯识讲席,仍然有唯识宗观法的流传。上述一些禅师先学唯识,然后转而学禅。对于其转变,五祖法演禅师自云:“胶柱安能鼓瑟乎?即弃游方……”就五祖之言分析,显然有唯识宗的观法,只不过觉得拖泥带水,不利悟道而已。如果没有唯识观法,也就不存在“胶柱安能鼓瑟”的说法。而昭觉纯白禅师,更明确地说是“通性相宗”。

河北是唯识宗的另一个弘传重地。北宋中期,有藁城人、真定隆兴寺的通照守千法师(1064~1143),“学务慈氏”“为一朝唯识之巨魁”(下文专门介绍)。而从金和元早期的记载看,河北唯识宗的流传相当广泛。

金朝时,修磁州石桥,由唯识觉公主理:前引《磁州石桥记》称:“湓水西来,距城四十里而近,又五里东合于漳。方夏秋,霖潦砮崖而下,漳水汹怒,则激流而上,汇于观鱼亭下者三丈有奇。吞长堤,灭两涘。平时有梁而輿,有舟而方。岁刈时,复波荡水涵,居者病,绎骚行者叹滞留。我唯识觉公和尚威之,乃代木以石,易脆以坚,踵洩水之制而梁之。……”^④唯识觉公,历史缺乏记载,但既以唯识名,作为唯识宗派传人的可能较大,起码在唯识学方面具有特色。稍晚的“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透露了河北更多的唯识宗情况:

僧以经明行修为本,僧学佛者也。佛去世久,不获亲炙,诵讲佛言,遵履佛行,则亦庶乎其佛矣。未有不读佛言,不践佛法而能佛者也。不苦

① 释庆老:《补禅林僧宝传》“五祖演禅师”,见《禅林僧宝传》。

② 《蜀中广记》卷八十六。

③ 释中恂主修:《光绪重修昭觉寺志》卷二,见《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三辑。

④ 《湓水集》卷十三,“磁州石桥记”。

学,不精炼者,固为诞妄。然驰骋乎记念,辨博乎抄疏,终身文字而实无所了悟自得者,亦非善学佛者也。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终于至元之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十日。……公姓武,磁之武安人。世业农,生九年,师叔父惠公和尚,受僧服于嘉福,得名道贤。口授《法华经》,背诵不脱一辞。自是诵经读书,卷帙不去手。年十有八,四方游学,过曲阳,讲习于源唯识席下,年三十,闻藁城观音寺阔唯识,僧中之龙象,趋走听受,学遂精明。年高德劭,主坛开讲唯识大论,继无虚岁。岁丙申,复还嘉福。岁丁未,传法润和尚,戒于大名。百师会下,缘法日盛,建立武安固镇名刹八区。前后赐法传戒,讲主三十有八,门弟五十人。至元二年,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司荐公。召入万寿大殿,赞颂称旨,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十五年,作水陆大会,立浮图像,其师惠公像、金佛于左域崇福寺。……①

据文内记载,其逝于至元之十六年(1279年),虽未直接说明年龄,但可据以推测。文内称:“年高德劭,主坛开讲唯识大论,继无虚岁。岁丙申,复还嘉福。岁丁未,传法润和尚,戒于大名。”丙申岁是1236年,丁未岁是1247年。又说“年高德劭”才开讲唯识。还嘉福未必在“年高德劭”表达之后,但“岁丁未,传法润和尚,戒于大名”,则应是“年高德劭”之时。“年高德劭”的表达,起码在四十五岁以后,那么,他的生年,迟也应在1200年左右,甚至更早。据之,磁州嘉福寺贤公求法传法活动的时间在金元之交,当南宋末年。而其唯识的来历,又有曲阳源唯识、藁城阔唯识。联系到北宋唯识巨匠守千的情况,应该判定:从北宋到金和元早期,河北唯识宗非常兴盛。

陕西方面,《补续高僧传》有“秦州普觉法师传”:

英辩,姓赵氏,七岁从师具戒。二十五,依柏林潭公习教,为慈恩宗主,所至以传持为务。师为性真纯如美玉含璞,虽不加雕绘,而人自爱重之。……年六十有八,以延佑元年六月终于景福寺。焕异景于易簀之夕,标奇迹于火葬之余。塔于普觉寺之后。②

据之,延佑元年(1314年)普觉法师去世,年68,则生年为1247年。为僧61

① 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十七。

② 《补续高僧传》卷四。

年,则初僧在1253年。25岁传柏林谭公之学,为1271年。南方当宋末,北方元初。而其师柏林谭公,则应在南宋和金统治时期。以此可知,陕西有唯识宗派的传承。

终宋一代,唯识宗主要在北部各地弘传,以至于元代建国后,至元二十五年(1289年),由朝廷组织在南方传播唯识教法:“以慈恩教法未行南方,选僧任教师者三十人,布江南诸路,择名山开讲。”^①然而,虽然宋代南方各地唯识宗流传不广,仍有唯识宗的流传,甚至有专门弘传唯识宗的寺院,如杭州的慈恩开化寺、仙林寺,金陵的瓦官寺等。

慈恩开化寺坐落在杭州钱塘江北岸月轮峰,依旧寿宁观旧址扩建,寺内有六和塔,在当时颇有影响。据记载,寺院于开宝三年(970年),吴越统治时期,由延寿禅师和僧统赞宁倡建。当时,钱塘江水灾较多,临安为所扰,记称:“一昼一夜涛头自海而上者再,疾击而远驰,虎骇而龙怒,猛如山立,歟如电转,掠堤突岸,摧陷莫测,甚至于卷民庐舍,冲坏田亩,为临安之患久矣。虽智者造谋,巧者述之,莫能御也。故汹然独起,殊百川之进退。昔人尝以为言。又谓浙者折也,以潮之出海屈折而倒流。其地形蟠吴挟越,夹群山而中来折入,既深激而成。斗夫以天设之险,为东南之固,可谓利矣。而其奔涛巨浪,民不奠居,则害可胜言哉。”月轮峰有钱氏南果园,延寿和赞宁倡建六和塔,并依园建寺,以镇江潮。“相传,自尔潮习故道,边江右岸无冲垫之失,缘堤居民无惊溺之虞。闻者德之……”^②这些记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寺、塔本身具有相当影响力。该寺、塔一直到北宋末年方腊起义被焚毁,“迨宣和三祀,塔与寺为寇盗所焚,赤地无余。自是潮复为患,岁加一岁,或疾浪澎湃,舞潜蛟跃,鳅鳢以是巨浸,怒沫顷刻间捣堤坏屋,侵附江之陆数十百丈。民虽寃实苦其害,然迄无以措手。”南宋因都城南迁,临安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朝廷对修复原塔庙非常重视,记称:“绍兴岁在壬申(1152年),天子忧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复兴斯塔为请,诏赐可下有司计度。意将官给金币庀工治材,而都下守臣择可主持斯事。得僧智昙,蔬食布衣,戒行精洁,道业坚固,可任以干缘。乃缕陈磚石土木,方隅广袤,所以复塔之意。”^③

① 程端礼:《畏斋集》卷五。

②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

③ 同上。

智县接任修寺、塔事后,因其影响力,不少信佛人士参与出资出力。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开始动工,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塔完成,又数年寺院建成。智县是唯识宗僧人,因此,隆兴二年(1165年),赐寺额“慈恩开化教寺”。由此,开化教寺成为弘传唯识宗的寺院,并由智县住持。当时尚书省牒称:“月轮山六和塔、开化寺住持讲唯识、因明等论僧智县状:切念开化寺旧有六和塔一座,永镇江潮。后方贼烧毁,片瓦不存。遂致江涛泛涨,居民不妥,舟楫失利。绍兴二十二年十一月,内臣僚上言,三省同奉圣旨:塔庙令礼部看详,兴工令临安府转运司同共措置。后于二十六年,智县蒙临安府给帖住持修建。且智县不愿申请官中钱物,材料木植,尽是自己衣钵,并教化檀越,乐施钱物。今来已建七层,院宇百间,将欲成就。委是,江潮平静,舟楫无虞。切缘开化寺原有勅黄文字,昔缘兵火烧毁不存,欲望特赐给降勅黄,付智县住持。伏候指挥。牒奉勅:宜赐开化寺为额。牒至准勅。”^①

六和塔有智县所立碑志。碑的落款进一步证实该寺为唯识宗寺院:“圣宋绍兴乙卯(疑为己卯。乙卯是绍兴五年,1135年;己卯是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冬十一月,西蜀布衣武跋跋都、劝缘住持传慈恩教僧智县立石。”^②智县自称传慈恩教僧,显然他是唯识宗,而不仅仅是普通“唯识学”。

智县传承不明,只知他从北方来,已经修学唯识宗多年。曹松《隐勋塔记》:“县,东人也,体识深敏,早受律仪,持教临坛已踰三纪。”^③《西湖志纂》记开化寺则称:“(开化寺)在月轮峯。《咸淳临安志》:开宝三年,吴越王就南果园建寺,造六和塔。宣和间毁于兵,绍兴二十二年,北僧智县募缘重建,十载始成。”^④据之,智县是绍兴年间从北方来的唯识僧人,在唯识宗修学方面已有相当资历。

智县具体传法状况,在唯识宗弘传方面的影响力缺乏记载,但知,他当时曾开法授学。《北磻集》记载了菩提简宗师就曾经依智县学唯识:“(对菩提简宗师)一时宗匠,盛称赏。普救寺首座元印师,号精律学,诸师畏敬。解后相遇,以资持、会正同异,卒然相诘难。随语剖析,不少罅思,闻者悦服。后见宗芬、宗晏于永嘉。芬器之,留三年。至是总别持犯,双单止作之疑,无复碍膺。已而归杭,依论宗大法主

① 倪涛:《六艺之一录》续编,卷五。

② 翟均廉:《海塘录》卷八。

③ 《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

④ 《西湖志纂》卷五。

智昙师学《唯识》、《百法》，华严、台衡则次第与其宗之翹楚者，抑扬商略。”^①

考虑到修建六和塔以及慈恩开化寺本身有很大影响力，所以，智昙传唯识宗在当时也应有较大影响。

关于杭州仙林寺。据日本学者竺沙雅章考察：两宋之交，原定州仙林寺智卿（？～1163）到临安，见“慈恩将坠，不复流布”，志愿复兴慈恩宗派，刊刻了“慈恩及诸宗乘疏钞”。绍兴十三年，右武大夫蔡通等出资，在盐桥北修建寺院，绍兴三十年建成，宋高宗赐名“仙林慈恩普济教寺”，由智卿主持。智卿在此弘传唯识宗，从此，直到南宋后期此寺院一直致力于弘传唯识宗。宁宗庆元四年，还敕令该寺“住持慈恩宗教，赐紫真教大师宗满”，“特补右街僧录，主持教门公事，仍旧住持”^②，显示了该教寺慈恩在当时的地位。

类似情况还有金陵瓦官寺。金陵瓦官寺于绍兴年间重修，主修人之一是弘传唯识宗的慈济大师，据记：

绍兴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涛，慨然欲复之，而寺基废为军营。会慈济大师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汉，曰：吾教江南未有传也。闻智者大师尝讲《正观》（按，应是《止观》），造《疏钞》于此，则此地宜讲席久矣。相与庐其侧，以告于有司，请于朝。得其地才什一也，施者渐集，而涛遽化政主之，余二十载，悉力营焉。凡殿宇像设与夫讲授之堂，栖息之室，庖、湑、库、廩，无不备具。^③

据此，金陵瓦官寺也是弘传唯识宗的道场。

上述是专门弘传唯识宗的僧人和寺院的一些情况。从当时历史可知，宋代运用唯识理论的僧人则比比皆是，禅宗僧人尤其多。

神鼎洪諲禅师：

自游方一衲以度寒暑，尝与数耆宿至襄河间。一僧举论宗乘颇敏捷。会野饭山店中供办，而僧论说不已。师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唯识唯心眼声耳色，是甚么人语？僧曰：法眼语。师曰：其义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识故声色纵然。师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师以箸夹菜置

① 《北磻集》卷五。

② 《宋会要辑稿》道释二，第二百册，第7896页。

③ 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